

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互為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沖則盛無盛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衰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遺成而不敗忘勝而無劣也○節解勝熱謂其無為則精神守一成疏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彫落陽生故庶物成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元以勸學之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迹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寂適時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為天下正

御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為天下之正爾○河上公曰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身正則無終已時也○榮曰為陰陽之所寒熱者未清也為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聖人生死無變

於已寒熱不累於身清靜也有輪轉處生死皆為取也無輪轉絕生死為天下正○成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劣之義也○節解謂得道入深山清淨以守自然則為真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可四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前章舉靜躁兩行勝劣不同故以此章顯有道無道優劣亦異說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如累深重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修行人

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

功不宰天地得之而辭然其於聖賢之而不破塊虛舟致之於太平是以周之克商故華陽而牧馬適之勝於漢而化美則知有數道餘已之所故有遠之代却走馬以冀田無道之年或拘於郊野大聖垂訓豈虛言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御註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理田園○御疏却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必多食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

草走馬之事人得傲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河上公曰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榮曰君上有道除奔命之馬臣下無爲糞

乘田之業脩真者去馳騁之浮情養身神以道德務學者絕飄蕩之懈惰養心靈以藝文○成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脩文宇內清夷無爲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爾○御疏却者交也謂交境之際拒守之地也言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也○河上公曰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

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而不還也○嚴曰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建也懸命於人君有道而萬姓昌宗廟顯君無道而宗廟傾萬民喪自然之應○榮曰生起也不用道而脩文專飾兵而用武四郊多

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理不內明心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紜是非交爭○成疏郭外曰郊無道之人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倉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覺真恒緣外物故云生郊也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謂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午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四門能知四方晝夜所見夜寐則夢心中有道則正氣流行支體滋潤髮膚玄長故却走馬以糞之心無道則生淫亂戎馬四走於郊邪脉致以害身故曰戎馬生於郊

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各業彌重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心見可欲爲罪大○御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河上公曰好色淫也○榮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欲莫甚於欲得有道之人遺情去欲罪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善積成禍幽顯咸亨惡積成殃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悞祖先咎也○成疏罪權也言爲苦之所推逼也可欲境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脩行人不可滌境也故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求取不已爲禍大也○御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知足致神道不祐而嬰

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也○河上公曰富貴不能自禁止也○成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為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欲莫甚於欲得

御註殃咎之大莫大於欲必令皆得則禍深故爾○御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欲之為過斯甚於禍也○河上公曰欲得人利物且貪也○成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為咎責莫甚於此校量深淺禍重欲輕欲備顯物情故其彰三釁也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心

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御疏以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交讓而常足也註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爾○河上公曰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矣無愁心也○榮曰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內無所之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足之足也無不足之時常足也○成疏守分不貪於行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貧後樂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者簡章所以

正解有道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明有道者照而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而不能照此一章真簡三別第一明聖人虛照不由心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第三重於虛照之人寂而能照

第一明聖人虛照不由心

人無心在清濁之兩形何嘗有物就山河之二派不見神功歷象口而無

不出戶知天下

言坐虛心而自得故不出戶天下成知豈同用務地方空射瑤池之宴泰皇觀日虛攝觀石之威足跡雖離於九龍控取徒在於八極廣窺戶端視聖不出而見也

御註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垂拱無為不出教本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之道可知○御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案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河上公曰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矣○榮曰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也○成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見天道

御疏天人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外候故書云休徵則肅時雨若欲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知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河上公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

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也○榮曰二景麗天五星耿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

內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也不假筌蹄得魚兔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窺牖見天道也○成疏窺覘視也牖

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隱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觀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譬從真照俗窺牖內明

喻反照真源也

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

天下之道彌少也○御疏此明失道之君

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今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微少○河上公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榮曰跡周於宇宙未識山川覽過於經籍寧知至

理此謂無知也○成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出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第三重結虛寂照之人寂而能動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御註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樸而知為理之道○御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

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

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河上公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者以心知之也

○榮曰獨悟○成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者法必竟空寂壁懸鏡

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乎此一句解不出戶知

天下

不見而名

御註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也○御疏此覆釋不窺牖而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

以知大審已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存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心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河上公曰上好

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也○榮曰玄覽也○成疏

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遠顯教也不見而名

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為而成

御註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也○御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

必有擾今聖人疑神瑞奏玄默廟堂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河上公

曰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

化而成就也○榮曰自然就也○成疏不為者疑神寂泊妙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為學者所以

正明此章二心轉運其理此章即明道俗而學損益不同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夫華夷

此義深開妙顯而難思為女門而聽入其旨博其趣微堂室稱象帝之先德德為大羅之士天書無耀見八角之非芒玉宇藏觀於一乘之標榜且此俗學日益者得張芝墨池不出契能日損有為乃更趨西之甚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御註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御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為益自益為道則忘遺功行為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無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

去執故註云益聞見為修學之漸蓋言其初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河

上公曰為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

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為道日損道

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

也○嚴曰去知也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

教之教教之宗也神明所因天地之師也

○榮曰為學日益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

聞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嗜欲也為道日損

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

同遣為無為則百為兼喪事無事則萬事

都損豈唯恬澹奢侈也○成疏為學日益

為修管也學俗學也言修世俗學之人銳

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為道日損為道猶

修道也言修道之人虛夷恬淡所以智德

漸明累惑日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御註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

不為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

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

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爾

○御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

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則前損忘

迹後損忘心迹俱忘可為造極造極則

至於無為○河上公曰損之又損之損情

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為當

恬然如嬰兒無所造為也○榮曰捨有歸

無損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也理冥真寂

至無為也○成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

道之士又滯無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

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

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

中之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御註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

○御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

今既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

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

常無為而無不為也○榮曰夫欲去有累

所以歸無為而惑者聞無為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為大道土塊為至心恐其封執無為不能懸解故云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非無為也有為而歸無為非有為也此則為學為道皆忘惟動與寂寂動俱息也○成疏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為也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夫不同

取天下常以無事

御註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御疏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無為無事則下人不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蒞于何不可所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河上公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榮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取天下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為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

可皆不可也○成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字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事無為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為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為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有事則煩勞煩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也○御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疑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河上公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也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取治也○榮疏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為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成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有事者斯則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章所以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爾○御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必緣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河上公曰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嚴曰無心之心心之主也夫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復亡若上合道德之化下包萬人之心物無大小視心如

次前著前章明即事無事雖應無心故此章內大有三重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第二明善救養生而無差於聖起慈悲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夫太時而為方而設教真若御物理此軸而安民故腹成歌不荷皇王之帝力故自詠豈知天地之保功十亂齊聖見周來之化溢八元斯事酌先代之風清故曰聖人無心朕躬果力為之清物開赤心於天下為教化人既用百姓之心匪保之云乎

身去我情欲取人所安與人大同也○榮  
 曰君上無心於有為任百姓之自化聖人  
 無情以分別遂萬有而感通○成疏體道  
 疑淡虛懷絕慮心與太空均其寂泊故無  
 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  
 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既無心而應  
 亦不應也

第二明善教蒼生而無素捨

善者吾善之

御註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欲善  
 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  
 教之令百姓感吾德善信也○御疏此應  
 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週向正道之  
 心聖人贊之以遠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吾  
 善之大善也○河上公曰百姓為善聖人  
 因而善之○嚴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德信信誠實也感德以變其情也○榮  
 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若

有心分別有善有不善有善有不善不得  
 以為善今既無心分別非唯善於善亦善  
 於不善亦善則與不善皆善是以謂之得  
 善也○成疏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得善善者為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  
 有為滯境之人善以平等勝善教之令其  
 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義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御註不善者謂習滯增迷信邪背道聖人  
 亦以善道而吸引之德善者今化聖德而  
 為善也○河上公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  
 人化之使為善也

信者吾信之

御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  
 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河上  
 公曰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榮曰信  
 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信順也  
 物情既有有不可從事有順有不順不  
 得以俱順今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  
 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為大順也○成疏信

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謂聞  
 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聞聖人以空行慈  
 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  
 普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  
 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  
 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著  
 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信  
 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  
 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  
 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

炁西浮授尹生道德之徒此則別應若別  
 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卷云  
 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第三顯衆生耽滯聖起慈悲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  
 等正信而化導之今化聖人之德捨疑而  
 歸信也故云德信○河上公曰百姓為不  
 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御註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惺惺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疑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御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惺惺憂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惺惺憂動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所言惺惺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為天下混其心亦○河上公曰聖人在天下休休帶恐怖富貴不敢驕奢也為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罔不通○嚴曰惺惺若恢復言虛心以包萬方也○榮曰惺惺不佳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善有信有不信聖人惺惺不佳泛泛隨機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成疏惺惺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惺惺而勤懼也為天下混其心混混沌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則

斯謂乎  
百姓皆注其耳目

御註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御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也○河上公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榮曰百姓不能以性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口於香味因茲愒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行醫隨機開教因心救物說已化他乃云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也○成疏淫滌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色聲既而漂浪長流望返無日聖人愍其迷甚故顯其病狀而六根之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為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為子留憊然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為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  
御註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兒爾○御疏百姓既傾注耳目

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今如嬰孩無所分別爾○河上公曰聖人愛念百姓如蠕虫赤子養之長之而不責望其報也○成疏衆生妄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孩之可憐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